

# 大洋洲——几近遗忘的转悠

## 【与小企鹅的邂逅】（上）

缘起只为了要宣示自己“曾来此一游”，绞尽脑汁把十几年前曾经转悠澳洲与新西兰的记忆抖擻出来。上世纪90年代，欣值刚遂了心愿完成在婆罗摩建筑山居，正以满腔的欢欣在山顶闲居的一段日子，感受阅读了偏离世界一角的大洋洲旅游资讯的影响，突然萌发要赴澳去探访多年已自椰城移民阿特莱特市Adelaide的远亲。经过几次拨通手机联系，亲戚反应良好，犹更坚定了赴澳之行程。当时手机电讯还未像现在畅顺，

我们是购买了收费颇昂的国际连线卡接通的。

阿特莱特市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也是一座文化城，阿特莱特大学更因尖端的学术研究而极负盛名。回忆那时期我们初抵的印象，感觉城市必较幽静，街上车流有序，异于一般城市的熙熙攘攘。亲戚则是十几年前由定居阿特莱特的上辈亲家引荐过去的，循亲家指导开了一间粤式中餐馆，虽谈不上“宏业大展”，但也成功购置了几处产业，举家稳稳当

当落户异国他乡。事情竟有那般凑巧，殊料千禧年之时，次儿在泗水STTS大学修完电技工学士后，竟然也是去墨尔本monash大学攻读工程技术硕士科，不期然让我们与阿特莱特亲戚的来往更为频密。其实，在更早的几年，长儿新婚不久也邀同我们去了新西兰的南岛度假，那一段经历我在另一篇略有叙述。

次儿在墨尔本租赁了一间适中的房屋，我们每每探望总会逗留月余，还记得，在那裡正巧遇见到椰城王盛利贤伉俪，他们也是去看女儿的。探望期间，孩子数次自驾车带我们去了几处地方旅游，因为墨尔本地处内湾深处，我们多数是循沿湾海港城市回旋出游，譬如曾经从Sorrento，接驳Ferry去Geelong转悠一趟再回返。或者驱车西向直至Grampians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游荡。而我印象最深刻是次儿带我们往返墨尔本东南方向的菲利普港湾Philip island 去观赏栖息东侧的小企鹅，那身高仅30余厘米的神仙企鹅每天均于日落时分从汪洋深处猎食后回巢。那天午后，当暮

色开始低垂，我们以及众多游客已很安静地坐在海滩上由水泥构筑的阶台上，我们事前被告知忌用有闪光灯的摄影机拍照，因为闪光会让这些小精灵畏懼；遥望海浪从大洋深处一波接一波奔涌，那数十只或更多数目浮出海面的小企鹅踏浪顺势冲上海滩，但这率先登陆的一群兀自在海滩边观望，等待后续的一批批上来，最终聚集了一大群，好似在头头的一声令下，就看见它们开始了向小山道一摇一摆地簇拥前行，众人只是静静地注视观看，不敢做丝毫无谓的动作，因为恐将惊动它们，看著这些小精灵们已全部登陆回巢，我们才跟著散去。也是经过同一条的小径，两侧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企鹅就筑巢在里边，听见企鹅宝宝的吱吱嘈声，可能是母企鹅正哺育雏鸟，那些小东西肯定已经饿得发慌，因为已是一整天等候母鸟自汪洋捕猎回来喂食。只是我暗忖，当母企鹅闯海捕食小鱼，但另一类猎食者，那兇残的海豹也正虎视眈眈在海里某暗角觊觎母企鹅下水的那一刻伺机偷袭，那些残遭杀戮的

企鹅肯定也招致在巢里的小企鹅永远等不到母企鹅的回来，那等待它们唯有饿死的命运，这或许就是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唯适者生存。

孩子赴澳次年，他的一位在悉尼创业的旧年玛琅华印校友在异乡庆生，大家关系极为融洽，知道我们适来墨尔本探访，便邀约次儿一併请我们去悉尼参加。异地相聚，庆生席上大家都欢畅，彼此嘘寒问暖，互道安康。既然来到了悉尼，次儿索性留宿两夜带我们逛游市区。我们初来即感知悉尼比墨尔本热闹许多，商贸极是繁荣。我们参观了外观好像风帆的三组巨大壳片盖成的城市标志——悉尼歌剧院，以及悉尼港口的跨港钢架构大拱桥，也参观了主体建筑在港湾水面下的巨型水族馆，圆弧形透视的玻璃观景拱顶让观众无遮拦观赏澳洲5千余种的本土海洋水族。晚上，孩子带我们在中华街一间出名的中餐馆尝鲜，我第一次品尝到韧嫩的红烧章鱼幼仔baby octopus，还有本地养殖的鲜美青边鲍鱼……种种美味让人欲罢不能。第三天早上，带着满怀愉



一帧配图说明：  
直立的“袋鼠Kanguru”“爷孙